

一本神秘的风水玄录，引出一个不为人知的远古谜团，
一次诡谲的寻龙之旅，揭开玄学堪舆界最神秘的面纱。

风回水转，玄机中到底预示着什么？

风水玄录

我性随风◎著

WENFENG
SHISHUI
LU

传奇时代

X.iron 磨铁图书
磨铁文化出品

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WENFENG SHISHUI LU

闻风拾水录



我性随风◎著

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闻风拾水录 / 我性随风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0.1

ISBN 978-7-80742-758-2

I. 闻… II. 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1808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:330008
电 话 0791-6894736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闻风拾水录
作 者 我性随风
策划编辑 朱光甫
责任编辑 贺芳心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710 × 1000
印 张 28
字 数 547 千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9.80 元

ISBN 978-7-80742-758-2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篇·困斗 / 001

一	诡形 / 003	十四	飞花 / 069
二	奇录 / 007	十五	月眼 / 074
三	灵灭 / 012	十六	溯凶 / 080
四	朱印 / 018	十七	精魂 / 085
五	彼岸 / 023	十八	少昊 / 090
六	黄泉 / 028	十九	破环 / 095
七	异变 / 033	二十	升解 / 100
八	猎奇 / 038		
九	鼠灾 / 043		
十	胎杀 / 048		
十一	探寻 / 053		
十二	驭金 / 059		
十三	阵义 / 064		

第二篇·藏穴 / 107

一	艾老土司 / 109	十六	蒙氏之谜 / 190
二	灵骨之匙 / 114	十七	古道惊魂 / 195
三	山鬼引路 / 120	十八	机关金人 / 201
四	云池阴墓 / 125	十九	焚人双卦 / 206
五	古云尸王 / 131	二十	气脉全无 / 212
六	异巫奇蛊 / 136	二十一	阴火四妖 / 218
七	古墓机关 / 141	二十二	草木皆兵 / 223
八	搬头怪尸 / 146	二十三	风雨听命 / 229
九	猎首刑天 / 152	二十四	狎兽毒凰 / 235
十	苦聪蛛衣 / 157	二十五	游僧了然 / 240
十一	饬金之灾 / 163	二十六	龙子狸狎 / 246
十二	疑云魅影 / 168	二十七	偷龙转凤 / 251
十三	无界毛龙 / 173	二十八	龙脉藏穴 / 256
十四	初窥奇局 / 179	二十九	风水奇煞 / 262
十五	恶魑拘魂 / 184	三十	浴血定龙 / 268

目



录

目



录

第三篇：奇门 / 277

一	鲁班厌胜 / 279	十七	湘西赶尸 / 363
二	逆门拾骨 / 284	十八	辰州尸俑 / 368
三	三奇掩衬 / 289	十九	煞虎临门 / 373
四	穿水煞局 / 294	二十	奇门五凶 / 378
五	斧声烛影 / 300	二十一	亦幻亦真 / 383
六	囊保之城 / 306	二十二	引梦戮魂 / 390
七	啸灭残魂 / 311	二十三	凶楼困生 / 396
八	月夜活尸 / 317	二十四	生桩恶行 / 401
九	养尸埕地 / 322	二十五	棺井葬屋 / 406
十	阴洞藏尸 / 327	二十六	诡道昇脉 / 409
十一	鬼蜮寄生 / 332	二十七	风水养生 / 413
十二	地河血影 / 337	二十八	司南图记 / 418
十三	雨夜诱杀 / 342	二十九	残笑人间 / 423
十四	神机惨灭 / 348	三十	今夕何夕 / 431
十五	沙场战魂 / 353		
十六	墨者非攻 / 358		
		尾声	439

第一篇·困斗

虚灵者，生三界之交，处六合八荒，从五行之相，循天地之道。

若羽兽虫鳞，如草木芳华，称鬼魅精怪，作山石器具，无常变幻，盖通灵尔。

于吾道而合者，为善也，列三品，曰神、瑞、灵。

于吾道而斥者，为恶也，列三品，曰凶、邪、穷。

于吾道不合不斥者，为异也，列三品，曰奇、异、怪。

是故功德可取善，道行可除恶，符印可驭异。

此三类九品者，天地长存，从吾道者必修，故作此篇以为后世之识。

——《闻风拾水录·虚灵篇》

一、诡形

昏黄的夕阳下，各类宣传纸片杂乱地团缩在信箱中，杂乱的颜色像是一堆病人膏肓的五脏六腑。抄出这些令人作呕的垃圾，我机械地将它们丢进了垃圾袋子。随着手中的扫荡，一个淡青色信封渐渐地自底部浮现了出来，那上面没有回邮地址，除去打印的地址外，右下角用黑色水笔有力地画了一个“T”。

不用打开信封我就可以猜到那是什么。自三十岁生日那天起，每月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件，这一年多来从未间断，即便期间我搬过两次家。里面是一张四折的黄色纸片，上面布满了黑白圆圈和直线组成的图形，起初因好奇而查询请教多次，却如何也找不出它的由来。

猜不透的谜不如让它永远沉睡，答案未必总是对人的奖励，正如我一贯的处理方式，它也逃脱不了宣传纸片的命运。拿起信封，入手间稍显沉重的感觉预示了与往日的不同，我撕开信口倒了一下，一面轻薄精致的铜镜落入了手掌间。

“这回又搞什么鬼？”嘟囔间将手中的袋子丢入垃圾口，我略微打量了一下那面镜子。小巧的镜身仅有烟盒大小，镜面磨制得光可照人，可以媲美现代工艺，背部古朴的雕纹似乎揭示着它的年代。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但总比那不知所云的纸片要好，至少它挺实用的。

“老公，你回来啦。”钥匙还在锁孔里尚未转动，晖儿已开门。

“被你吓死，我还想家里哪来这么漂亮的女贼？这么早回家，今天该不会是翘班了吧？”谈笑间把手中的镜子递给了晖儿。

“去你的，本人可是一向记录优良的。”晖儿笑着捶了我一记，接过镜子看了看，诧异地问道，“你买这个干吗？”

“神秘信封里夹着的，你喜欢就拿着，反正样子挺好看的。”我一边换鞋一边说道。

“那封天书信啊？嗯，镜子挺简约古朴的。”晖儿端详了一会儿，把它放进口袋，招呼道，“可以吃饭了，今天烧了你爱吃的红烧肉……”

“嗒……”一声轻响，电脑显示器倏然暗去，耳畔传来一阵鸣响，分不清究竟是电路静电的作用还是熬夜造成的耳鸣。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几分钟，我摁灭了手上的烟头，猫一般地自书房进入卧室。晖儿早已熟睡，轻细的鼻息声显得十分安详。我小心地钻进被窝，温软的床垫带来一阵睡意，伴着依旧回荡的鸣响，意识渐渐地模糊……

“嘟嘟……”周末的早晨，电话骤然响起，我放下手中的喷壶，走进客厅。

“喂，S啊，呵呵，这么早起床啊！”晖儿早已先一步拿起了听筒，“啊，什么？你生病了啊？”

倒了杯咖啡，按下免提键，我示意晖儿放下听筒。

“郁闷啊！我这样硬朗的身板也会生病啊。”扬声器中传出一阵中气十足的语音，我险些被口中的咖啡呛死。

“我说S大姐，您都病了，居然还能发出这么彪悍的声音，实在令人佩服之至啊。”擦去嘴角溢出的咖啡，我调侃道。

“王亦凡，有你这么损人的吗？”我几乎能感受到扬声器中传来的气浪，“去去去，我和你老婆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”

“呃……”被S这么一抢白，我一下子语塞。晖儿白了我一眼，回道：“S你别和他计较，我们下午过去看你吧？”

“嗯，好的。听到没？王亦凡，这才叫素质，亏你还有什么高级白领，扯吧。嘟……”

“唉，真服了你这位老同学兼闺中密友了。”我摇头苦笑道，“这哪像个女孩子啊？隔着电话都能把人吼倒了。”

“你就知道和S拌嘴，也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上一世有仇，她可是我的死党，我不许你欺负她。”晖儿“凶狠”地挥了挥拳头，再次确定了一下我在她们俩友情面前的地位。

出了轮渡站，拐个小弯，一头便扎进了一幢老式公寓。据说这公寓是解放前英租界的遗留物，死板而呆滞的外部结构，加上阴沉的内部空间，仿佛一个阴森的中世纪教堂，令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

S家住在公寓一楼的走廊尽头，刚想抬手去掀门铃，“吱呀”一声，门开了，“呼……”一阵穿堂风拂面而过，一张狰狞的人脸猛然出现在面前，一口野猪般的獠牙在幽暗的廊灯下映出一丝诡异的光芒。我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，下意识地将晖儿拉在了身后。

“哇哈哈，美杜莎造型效果实验成功。”那人竟揭下了整张脸皮，咧嘴笑道，“还好我没化个更浓的妆，不然你该叫了。”

“S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”晖儿在身后关切地问道。眼前这么能折腾的丫头像个有事的人吗？

“好像好点了。”S抹了抹脸上的妆，转身进门，“我去卸妆，你们俩进来随便坐吧。”

“臭丫头，算你狠！”我嘀咕了一句，一向自诩胆大，竟被她这么弄了个下马威，还真的有些不服气。

“你又犯小孩子脾气了，S就是这样，喜欢搞怪什么的。”晖儿低声劝着把我推进屋里。S的客厅十分简单，一个三人沙发，一张茶几，三个圆凳，一个电视柜，其余的就是满地的杂志和书籍。还没坐定，S风一般地从里屋冲了出来，一屁股坐在了我和晖儿之间，拉着晖儿的手闲聊起来，完全把我当成了空气。

卸妆的速度还真快，花那么大劲儿就为了那几秒钟的恐怖效果，实在服了她了。眼前这个长着丹凤眼、一脸英气的女孩就是晖儿的老同学兼闺中密友。S的大名叫公孙潇（不知道是不是她老爸武侠小说看多了），是个自由职业者，从事建筑设计工作。照她的话说，自由是灵感的温床，所以她从不喜欢坐班的工作，于是自己开了一间工作室，经过一年的辛苦倒也闯出了一片天地。前年她买下了这套公寓房，说是给自己一个灵感的空间。不过，她一年最多在公寓里窝上三分之一的时间，其余时候都是飞在神州大地的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，也算是活得逍遥自在了。

“公孙潇女士，您叫我俩来应该是别有目的吧？”我不满地打断了身边唧唧喳喳的对话声，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您都不像是一个病人，相反倒是……”

S猛地一转头，一头长发结结实实地抽在了我脸上，面颊顿时一阵抽痛，刚想出声，就见S龇着牙凶相毕露地怒视着我，敢情她卸了妆也够凶狠的，险些又被她吓着一回。

“第一，以后你不要叫我的全名；第二，我还没老到被人叫做女士……”S恨恨的声音突然停下了，换上了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，“难道你是在吃我的醋？”

“您没事吧？我吃你哪门子干醋……”

“亦凡，你就少说两句。”晖儿的眼神中带着些许请求的意味，见我不再言语便从包中拿出了一样东西，“S，这个镜子怎么样？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吧？”

镜子？晖儿递给S的便是昨日信封中的那面古镜。死党就是死党，就算借花献佛也轮不到我这个老公的份儿，我暗自摇了摇头，真被S说中了，吃的还就是干醋。

“啧啧！好货色！”S捧着镜子兴奋不已，“造型简单，花纹古朴，那种光照下的流畅感……”

我冲晖儿摇了摇头，这明明是在欣赏镜子，怎么弄得跟评价复古法拉利似的？晖儿笑着比了个手势，示意我缓和下刚才和S的冲突。

“哎……S，你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？”僵直的语调似乎有点做作，但也算对付了。

“死不了，就是有点头晕，也就是昨天晚上开始的吧。”S翻看着古镜，脸也不回地回道，看来本人实属白献殷勤。

“你是不是着凉了？这两天估计赶设计稿又熬通宵了吧？”晖儿道。

“可能是着凉了。前天晚上赶稿的时候，工作室的同事在门外叫我，开门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冷飕飕的，估计就是那会儿着凉的。”S琢磨着回答道。

“你们那个工作室都是夜猫子，半夜跑到人家来叫门，也不怕吓死人。”本想趁机幸灾乐祸一下，直接招来两位女士的一致白眼，于是赶紧转舵，“哎，不过你别熬得太晚，要注意身体啊！”

S完全不理睬我后半句的伪善，继续冲晖儿说道：“当时开着音乐，等听到声音应声开门的时候人早走了，估计是Linda那个小妮子吧，昨晚她还来电话说要来找我。”



“还是陪你看下医生吧？”晖儿看来十分担心。

“省省吧。”S撇撇嘴，满是不爽地说道，“去医院那种鬼地方，等于叫我早点见阎王。”

“小时候我爷爷就说过，半夜会有一种长着女人头的蛇爬出来叫人的名字，答应的人就会……”忽然想起了爷爷说的那个传说，可话还没说完，S的脸色一下子如死人般苍白，我立即识趣地打住了话头。女人毕竟是女人，再剽悍也是会怕这类东西的，我暗想。

鉴于方才的不良表现，两位女士公然将我晾在一边，唧唧喳喳地谈论起女性话题，百无聊赖间，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桌上的古镜上，自昨天粗略看一眼之后就没仔细看过它，适才S的惊喜倒是引发了我几分兴趣。镜面并无新奇，照人的东西不光滑可鉴就太说不过去了，但那背面花纹的雕工却着实精湛，虽然图案古朴，可整个纹路间竟是毫无断隔，应该属于一气呵成的雕法。那图案的形状像是一些字体，由于房间的光线关系有些辨别不清。我索性将古镜拿在手中，凑向明亮处仔细望去。

古镜的背面迎着光线泛出一阵青黄色的反光，闪耀得似乎有些过于刺目，我条件反射地眨了眨眼，回神再看时离奇地发现镜体竟已透明了。我揉了揉眼皮，怀疑自己眼花，但眼前的景象再度证明了方才的事实。透过镜体可以清楚地看到镜后的房间和物件，仿佛比直接用肉眼观察更清晰。

好奇妙的东西！兴奋间我无意识地将镜体移向S和晖儿，天！那是……过度的惊恐险些令古镜脱手而出。一条肥大的蛇形生物自腰间起盘卷在S的身上，蛇首部分搁放在她的肩部，背后看去像是一个人的头颅。我浑身的寒毛纷纷“立正”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了起来。或许是颤抖的声音惊动了那个东西，搁放在S肩部的头颅猛然转了过来，我几乎窒息——那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、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！

忽地眼前不住眩晕，耳畔传来了早已熟悉而令人狂躁的鸣啸声，本能的反应促使我双手抱头低吼起来。晖儿和S发现异状连忙将我扶住，不住地呼唤和询问，但在眩晕与耳鸣的夹击下我已无法牵动意识，恍惚间，S的身上好端端的，并没有什么怪物，而我手中的古镜也已不知去向。

救护车的鸣响声传来，白色……晖儿焦急的面容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，半梦半醒间，我似乎听到了晖儿的声音。

“亦凡他怎么……”

“这家伙命硬，嫂子你别急……耳水穿刺我不是第一次……”

意识又渐渐失去。

疼痛，一阵难以名状的痛感再度唤醒了我，眼前出现了一张长着四条眉毛的脸。

古龙笔下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其实有两条是胡子，而在我面前的这张脸却是如假包换的四条眉毛，原本好好的两条剑眉竟古怪地拧成了四条断眉。

“别拿你小子那四条眉毛吓唬人。”我的声音听来飘忽得有些离奇。

“切，活过来就数落人，早知道就在你耳朵上刺个乌龟了。”那张脸的主人闻言立刻开损，“中耳炎并发严重积水，不是我神针再世，恐怕你老兄就成贝多芬二世了。”

这人名叫林岳，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，医学院的高材生，毕业后他分配到市中医院，凭着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一手精湛的针灸技艺，很快就成为中医院有名的“神针”，晖儿一定是把我送进了中医院。

“继续休息，睡你的大头觉，脑袋别动，我扎着针呢。”林岳此刻摆出一副主治医生的严肃模样，转身离去前又道，“这下你欠我一个人情，出院记得请吃饭，地方我定。”

目送这家伙走出病房，那得意扬扬的背影令我哭笑不得，误交损友，这话一直是他挂在嘴边的，可怎么也觉得该我说才贴切。对了，晖儿在哪儿？S身上的怪物……又是一阵眩晕，意识再一次着了魔一般消失在黑暗中。

有什么东西在眼前发亮？光线明亮但并不刺目，透过闭合的眼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。经过几次努力之后，生涩的双眼开启了细微的缝隙，一个闪着青黄色光芒的方形物体出现在面前。这是什么？是梦吗？眼前的物体如此真实地悬浮在半空中。转头回顾四周，单人病房中一片漆黑，安静无比，门上的观察窗透进走廊里昏暗的灯光。缓缓地眨了几下眼，我终于完全睁开了双眼，方形物依旧悬在离脸部不足二十公分的位置。“呼……”那物体霍然旋转起来，一条条黑色的东西扭动着自其间出现。那是什么？大脑间尚未作出完整的反应，那数条黑色的东西竟似有了生命一般，如蛇般扭动着倏然扑来。

“啊……”张口狂呼间，我发现自己的喉头完全发不出半点声响，双眼和头部也仿佛在瞬间被无形的力量所围困，只能惊恐地任凭那些黑色的小蛇尽数钻入眼中。疼痛并没有如预期般到来，方形物体不停地旋转着，蜂拥而至的黑色小蛇不断地鱼贯而入，头部不住地传来阵阵酸涨。

“噗”的轻响传来，黑色小蛇似乎已完全进入了我的大脑，那方形物体凭空消失了，阵阵眩晕胀痛感在头部不停回荡，眼前又微微亮起了一片青绿色的光芒，我渐渐分辨出光芒中隐约的影像，那是一条硕大的蛇形生物，在蛇首的部分是一个人的头颅，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、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。

那是S身上的怪物！

二、奇录

“老公，很晚了，刚出院，你可要注意休息。”晖儿在身后温柔地抚着我的肩头。

“嗯,也差不多了。”将思绪自沉思中抽出,回头笑了笑,我关上电脑,随着晖儿走出了书房。

莫名的文字恍惚自眼前闪过,噩梦般狰狞的脸再度袭击着虚弱的身体,我不禁干呕,酸涩的感觉顿时充满眼部。

洗手池前,我用一捧捧冷水浇着头部,渐渐地身体恢复了平静。抹去满脸的水珠,洗漱镜内那苍白的面孔似乎正在提醒着我现实的残酷存在。

走进卧室,晖儿关切的话语伴着轻柔的肩部按摩使我的感觉好了许多,但愿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错觉,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本就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因素打扰。

忽地,一种奇怪的感觉将我包围了起来,心中莫名的焦躁感牵动着身体开始微微颤。

“亦凡,你怎么了,身体抖得那么厉害?”就在晖儿惊异的问话间,我的双手竟开始无意识地抓合抽动。

“不……不知道,心脏不舒服,心跳得厉害……”古怪的冲击促使我慌乱地回答着,并不自觉地站立了起来,开始快步在房内走动。

“你别吓我,怎么了?你……”晖儿的脸色骤然苍白,面前的情景也许突兀得让人难以承受。

“不知道……我……纸笔……需要纸和笔……”大脑似乎分成了两半,前者有如旁观者般地看待思考着眼前发生的一切,后者则无端地制造着怪异意识,而此刻控制着身体的恰好是后者。

“亦凡,给你纸笔。”晖儿颤声说着,递来一沓白纸和一支水笔,并扶我在桌前坐下。能相信这要求是出于正常的需要,这便是晖儿带来的一种特殊的亲切感,即便连我自己都觉得现在的行为已近乎疯癫。

手中的笔操戈似的在白纸上跃动开来,黑色的文字以从未见过的飘逸形态惊人地铺满了一张又一张的纸页。平静的另一半大脑审视着这些文字,这古朴的字体断不可能出自一个现代人之手,但文字间的含义却又简洁清楚,粗粗看去并未深奥到如何难懂的程度。晖儿在一旁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,并没有干涉或出声打断,只是在纸张不够的时候适时地添上一些白纸。

“啪!”随着一声轻响,手中的笔无力地掉落在桌上,右手已不能动弹,若不是酸涨麻木的感觉在神经系统中游弋,几乎无法确定那条瘫软的手臂是属于自己的。布满文字的白纸在晖儿的整理下有序地排在面前,我茫然地和她对视了片刻之后,凑近了翻动起那些纸张来。

纸上飘逸的字体是一种较为工整的行书,水笔的笔触竟有着毛笔的神韵。首页上赫然书写着六个大字“闻风拾水录”,像是书名一般的古怪名字让人不禁愕然,难道冥冥中

哪位神佛促使我默下了一本天书？心下疑惑，眼睛却不断地蚕食着纸张上的文字，在全数通看之后我和晖儿再度茫然对视了起来。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稿啊？！

从开篇文字来看，《闻风拾水录》的记载内容可以追溯到上古以前，行文意思之间似乎说明了它一直是延续相传的，有些篇章语句甚至可以看得出是经过不同朝代的人整理重排而成的，但究竟是怎样传承的却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说明。

书中大致说的是一些传说中的珍奇鸟兽、山魃灵怪的习性和彼此的关系，还有些是有关五行相生相克及关乎风水的原理解释，其间夹杂着几个写在方框里的篆字，像是图章之类的东西。

通篇之乎者也的文字简洁间透露着某种神秘的寓意，若非自幼古文功底扎实，恐怕很难得知其间的奥妙，但即便如此却也令我看得头晕目眩。
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书稿啊？”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语下意识迸出，与晖儿对视间大脑还沉浸在方才的恍惚之中。

“亦凡，这是你写的啊？”晖儿茫然而惊异地说道，“一小时不到的工夫，你足足写了几十页，难道这些文字你自己都不知道？”

“几十页文字……”这疑问几乎在大脑中第一时间产生，可答案却不是我这个“作者”能够提供的，“不知道，那上面写的东西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“亦凡，别急，先冷静一下。”晖儿一脸不忍地抱住了我，“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相信，都能接受。”

说什么？现在能说什么呢？难道是……我深吸一口气，缓声将在S家见到的恐怖情景和医院的诡异事件向晖儿讲述起来。看着她脸色间的变幻和微颤的身体，几番不忍中还是继续了下来，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自口中消失，两人又是一阵无语。

“黑色的小蛇会不会就是首尾相连的一行行文字？”晖儿突然问道。

“也许是的，至少现在看来可以这样理解。”思维渐渐被晖儿的话语带动了，“那方形的物体现在想来或许就是书本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太诡异了，梦中所见的天书，内容全部都是强行灌输在你大脑中的。”晖儿难以置信间又有些感叹，“就像计算机加密储存的数据，输入导出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。”

“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。”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“现在这会儿，脑子里的那些文字的记忆非常深刻，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似的，之前却一点印象都没有。”

“这也太玄妙了……”晖儿身体忽然一震，脸色倏然苍白，“那你看到S身上的怪物也是……”

“但愿那不是真的……”也许是太过注意自身状况的关系，我们俩完全忽略了S身上那条诡异的怪物，“可这么诡异的事情都发生了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？”

“镜子！那面镜子后来你放在哪里了？”晖儿望着我若有所思地问道，“送你去医院以

后,S和我一直等到早上才放心离开。去她家拿包的时候,那面镜子没有了,我们还找过一阵子。”

“不记得了,好像在发病的时候那镜子就消失了似的。”回忆中的片断有些模糊,“记得之前是拿在手上的,掉落下来的话也只会在我们坐的地方。”

“镜子和信……”晖儿像是想起了什么,“亦凡,那信和镜子会不会和这些事情有关系?”

“不管是不是有关系,你我都无从着手求证。”轻叹间心情沉重了起来,“至少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危险,现在值得担心的倒是S。”

“看样子还是活蹦乱跳的,害我们那天白担心。”S的语调还是那么冲,不过声音却比往常低了十六度。

“亦凡的同学医术很不错的,这回也亏得是他帮忙。”晖儿笑道,“S,你的脸色比上次差了很多,身体不舒服可别硬撑啊。”

脸色差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不过我此刻的脸色绝对可以和S匹敌——因为那张狰狞得足以杀人的面孔正嘲弄地在我身侧晃动。

自望见S第一眼,一种跌入冰窟般的寒冷便牢牢地裹住了我的身体,无论如何刻意回避,那只怪物却还是映在了眼底。如果不是事先已有心理准备,只怕当场便会惊呼出声。

跟着晖儿走进屋子,我一直保持着涣散的眼神,以此逃避那个恐怖且令人作呕的影像,心中茫然地充斥着不知答案的疑问。除去以耳朵听力因病有些障碍来搪塞S的好奇之外,我几乎沉默到完全隐藏了自己的存在。

S依旧像往常一般坐在我和晖儿之间,虽然显得有些精神不振却也和晖儿谈得起劲。那蛇身依然如当日那样盘附在她的身上,虽然不像镜后透出的影像那样清晰,但也足以令我完全分辨得出它的存在。

“老婆,S的身体不好,还是让她多休息吧。”既然眼前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日所见非虚,留在这里也未必能找到解决之道,还是寻个借口早些离开这里,更何况我也无法继续忍耐那令人作呕的骇人怪物了。

“切,你这家伙来了就一言不发,我和你老婆聊得起劲呢。”S不满道。

“亦凡说得是,S,你还是多休息休息,我们也不打搅了。”晖儿关切地说道,对方则无奈地点了点头。

离开S家,阴寒战栗的感觉渐渐退却,大脑中努力地搜索着各种正统教育下的常识条目,想寻找出某个解决的方法,但这一切只是徒劳无功罢了,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答案。

“应蚺,木旺金虚,人首蛇身,面如妇人,乌睛利齿,喜食人脑髓,夜半辄呼人名,应

之，附于人身，当下无恙，七日后，子时现形，开脑吸髓，虽深室密榭，不能藏也。”伴着脑中闪现的文字，我轻声地诵读出来。

“亦凡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？”晖儿在一旁莫名其妙地说道，“你一直不出声，我都不敢问你怎么了。”

“S 身上的怪物，是应蚋。”我答道。

“什么？应蚋……”晖儿望了望我凝重的表情，回过神来，“你是说你看见了……上回那条蛇一样的怪物？！”

记忆里刚才那段文字是《闻风拾水录》中的一段记载，这段对应蚋的描述正好印证了在 S 家的所见所闻。虽然不知大脑中是怎么跳出这个记忆残片的，但却有一种溺水者抓到了绳索的感觉，或许就此真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。

“是的，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之前的那个怪物。”将车驶进车库停下，我正色说道，“而且刚才那段文字应该就是对那个怪物的描述，仔细翻阅一下那本书稿，也许可以找出对付它的办法。”

“呵呵，那明天给你带来。拜拜！”晖儿挂上电话，一脸恐惧地冲我点了点头。

刚才的电话是我让晖儿打给 S 的，假说家里有人送来些调制好的风味猪脑，问她要不要尝鲜。

“从来不吃动物内脏的 S 听到电话后是不是口水直流似的？”我问晖儿。

“嗯，她非常感兴趣，像是最好马上送去似的。”晖儿担忧地说道。

“那东西最喜欢吃脑髓，S 估计就是受它的影响，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。”我看了看手中的书稿，“‘七日后，子时现形。’这么算来的话，明晚子时就是它袭击 S 的时候了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 S 吗？”晖儿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。

办法？办法不是没有，可怎么去做就很成问题了，我暗暗叹了一口气。自进门后便翻阅了整篇书稿，很快找到了刚才所说的关于应蚋的文字描述，与先前的记忆完全吻合，而它的天敌则是——金翅天龙。

“金翅天龙，金盛火败，有翅能飞，长三寸三分，遇蛇虫飞于颅上，吸其脑髓而食，故克之。”我连拍几下额头，烦躁道，“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揣摩这段说明了，但还是找不出方法。古代把蜈蚣叫做天龙，这金翅天龙应该是一种有翅膀的金色大蜈蚣，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根本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呢？”

“亦凡，你别急，我们再想想。”晖儿劝道。

“算了，我去找找林岳，中医学上蜈蚣的药理名称也叫‘天龙’，这小子学医都学成精了，也许他会知道点什么。”我无奈地做了个手势，这下可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了。

